

臺灣文獻叢刊第五〇種

滄海遺民賸稿

王

松

劉序

臺灣斗絕海外，居人敦尚氣節，有鄭延平遺風。甲午一役淪爲異域，東海之蹈、西山之節，所在有人；以余所知，王君友竹其一也。清襟高躅，與古爲徒。仲蔚之室，四壁徒立；管寧之牀，十年不移。鏤迹荒谷，託長鑱以哀詠；抗心古哲，娛覆瓿之玄文。所著有「如此江山樓詩存」、「四香樓餘力草」，統名曰「滄海遺民牘稿」。今歲由雷君曜年丈寄示，屬爲序言。開函欣然，展卷罄折。詩共百餘首，大都窮愁發憤所作，遭歷不平之鳴。么絃孤曳，如鼓雷威之琴、變徵之音；恍和燕臺之筑，其志怨、其聲哀以促。君殆古之傷心人歟？

嗟乎！伊川被髮，酷甚淪胥；杞人憂天，乃逢倚杵。滄海豈木石能填？遺黎深桑梓之慟！甲午之事，復奚言哉！始則尸臣選戾，遠慚甘寢之謀；繼以大藩畀人，復昧挈瓶之智。遂使黔獻淪爲左袵，膏壤棄如敝屣；幅員日削，內政滋棼，而國步遂以不振矣。今則朝市已改、橫流方劇。九州赤縣，並爲猿鶴之場；三輔黃圖，盡屬豺狼之窟。求君丹穴，孰是其人？舉酒新亭，難忘啜泣！黍離之感、薇蕨之悲，固不獨君之於臺灣已也！千里投契，後先同爲遺民；百折此心，我輩毋忘息壤！抱孤懷以誰語，有同病之相憐。宜吾讀君斯集，而不知涕淚之橫集也。

吳序

余向與新竹鄭君毓丞友善。毓丞寓省垣，數過余；談次時及海外人物。毓丞君言同鄉王子友竹先生，今之隱君子也；且盛言其能詩。余心識之，而以未得一覩鉅製爲憾。

今歲夏間，友竹哀其所作寄余寓齋。余受而讀之，其清詞麗句時露行間，極似唐人風格，迥非俗手所能爲之；欽佩久之。固念士君子處衰亂之世，其牢籠抑鬱之意無所發舒，因託於歌詠以自見，如變雅之作、騷人之旨皆是。三代以下，陶靖節外，如鄭所南、謝皋羽之流，均有集行世。友竹負經濟才，值滄桑之變，杜門不出，而其憂時憤俗之意，要不能一日去懷；讀其詩而哀其遇、悲其志，固亦有識者之所同也。

友竹書來，言方在病中，欲得序以存其詩。余不能詩，何足以存友竹之詩；而身世之感彼此共之，斯固不能嘿然已也。謹書數語歸之。友竹其善自調護以養天年，儻神明不衰，意興尙在，當可更得數十篇以續此集之後；余老矣！猶將乘暇取而讀之，幸甚。

辛酉（民國十年）臘月，愚弟吳曾祺謹序。

滄海遺民賸稿目錄

如此江山樓詩存……………（一）

四香樓少作附存……………（四二）

附 錄

王處士友竹先生五旬壽序……………（五七）

友竹居士五十壽詩……………（六一）

邱菽園筆記一則……………（六三）

題滄海遺民「臺陽詩話」……………（六五）

酬臺灣王隱君友竹見贈長句……………（六五）

遺民王友竹君生壙表……………（六七）

施序

夫生原如寄，誰非印爪之鴻；志在不祧，幾見留皮之豹！文字祇供覆瓿，姓名何苦災梨。然而敝帚千金，焦琴百玦。靈臺自鏡，求諸面目本來；古錦爲囊，嘔出心肝乃已。此吾老友寄生所以汲汲顧影、兀兀窮年，敬禮待定於子桓、太冲問序於元晏也。

寄生，新竹孕秀、扶桑牧聲。當慘綠之少年，信蜚黃之俊物；論者謂半山嫡乳、輞水詩孫，不難點破壁之睛、騁絕塵之步、艷生花之夢、巍拾芥之科。又沉玉海通人、梅溪才子，以烏衣望、爲鯢鳥雄，一往無前，亦固其所。而乃榜頭厄我、籬下依人，康了頻頻、嗟來惘惘！原子思貧而兼病，蓋次公醒亦能狂。以故双涕牛衣，半生馬磨；黑頭已雪，白眼如冰。正則離騷，欲問天而無路；仲連孤憤，將蹈海其何辭！猶幸詩卷光陰、田家風味；陶潛三徑，有義熙不紀之年；杜甫八哀，盡天寶以還之作。

僕也，霜毛告迫，石腹待歸。天地蓬廬，何處足容吾膝；朋儕席研，有時相印以心！知僧達固自不凡，念阿戎可與共話。當此神州沉陸、瘴海揚腥，竊恐赤棒之珠關投於屠僧，元菟之玉賤沒於榛菅；則雖平子工愁、文通善恨，舉世既不聞說項，何人以此事推袁耶！嗟夫！如此江山，權作小樓之主；遺民滄海，老於大布之衣。如僕者，亦猶蠃之憐蚶、印之負蟹已耳。吟髭屢斷，深慚一字之師；生面別開，各抱千秋之想！敢爲弁

首，藉以引咎。

辛酉（民國十年）中春朔日，六十七叟施士洁序於鼓浪洞天寄廬。

邱 序（原題「贈王君友竹序」）

嗟乎！吾蓋觀於古今來才學人之以詩聞者，其平日之才學固皆有餘於詩之外者乎！夫以詩之門徑煩紆，堂奧深博，雖則畢吾世之才學，窮神盡氣，心摹手追，以究六義之章，始尙恐其未必有當；而猥以餘事視之耶？然則，卽詩名以盡一生、卽詩境以游終日，寢之、饋之、寤之、寐之，此外遂無事業，此蔣心餘所謂『呼作詞人，心骨痛之』者。吾知凡爲詩人者，蓋皆其所不安者也；以其所不安而竟盤旋磬折，一若有甚不得已而後以詩聞焉。此吾所謂其才、其學，當有餘於詩之外者也。若吾門王生友竹者，殆其選已。

友竹名松，號寄生；爲臺灣之新竹廳人。其先自吾閩之泉州來，系出泉州刺史繼隆先生（廣武王潮公孫）。自其生也，在中國割臺之前二十餘年；奇氣虎虎、狂志嚶嚶。讀書以經世爲務，窮究博覽於古今安危、治亂之變；獨不喜爲帖括家言。暇則登涉山林，賦詩飲酒自樂而已。鄉里父老，稔其內行孝友淳實，皆以才學人稱之；共白當事，列入保案，獎以職銜榮典。而友竹獨意有弗屑，力辭者屢矣；或醉以觥，逼使言志，則囂然曰：『吾誠有惡於今之官僚派者，故借山水、詩酒而逃之；乃忽因虛譽而獵冠服，是自欺吾志也。無志者，不可以爲人；自欺者，不足以立身。世苟有安吾身而伸吾志者』

，吾其從之游乎！』或聞其言，遂以狂生目之；而生固自謂我非狂生也。迨前清光緒甲申（十年）歲，法、越事起，法艦驟擾臺灣，襲取澎湖踞之；草草議款，幸得退還。時乃告其鄉人曰：『吾輩無以目前之苟安而嬉也！臺灣孤懸海中，材木、礦山久聞於外；譬之積薪可以召火、慢藏可以誨盜。乃觀之今之君子，多昧曲突徙薪之義；其小人，尙爲梁燕堂雀之嬉；隱憂所伏，正未易弭。十年之後，人其念哉！』及甲午（光緒二十年）中東之戰，「馬關和約」果以要割全臺，爭之不勝；衆咸服其先見。於時風煙倏擾，民間競立名號謀拒日本。乃攜眷避地，趣返泉州祖籍；中途遇盜，傾其所有。不得已，於事平後嗣再東渡，託一廬焉。平居抱志自重，吏民敬之。城郭村落，藉其言而得免鋒鏑之患者夥頤。己則青鞋、布襪，蔬食嘯歌；雖日與貴官往還，未嘗私有干請。故四方外來之士苟及新竹，無不知有詩人王松之名者。

嗟乎！世有如友竹之人，而可謂其才、其學能無餘於詩之外耶？比年以來，友竹則竟編其所作「詩集」、「詩話」四種，將以梓行。是友竹亦願以詩聞矣；其諸有所不安者歟？抑有所甚不得已而後出此者歟？殆亦未可知。然屈其才學以爲詩，則詩之層累曲折，將必深味之而日甘；能并其日力以爲詩，則詩之淺深得失，又必切喻之而日化。友竹乎！其以詩爲寢饋寤寐者乎！仲尼曰：『求仁而得仁』；友竹亦惟日求之詩，斯則得之矣。

又題友德詩冊

獻身遽使許騷壇，終屈吟懷一世殫！師友相資爲學易，亂離之際立言難！愁來厄我疑天醉，夢覺將心與汝安。且快生前親寫定，懶從季緒問褰彈。

閩海菽園邱煒燮拜題。

鄭序

風騷之士，每借詩酒以自豪；遺佚之民，亦假詩酒以自晦。其耽詩酒則同，其所以用詩酒則異；志之所存，不可得而強也。吾友王君友竹，耽詩酒而善用詩酒者也。二十年前之友竹，則用詩酒以自豪；二十年後之友竹，復用詩酒以自晦。自豪，見友竹之才華；自晦，見友竹之品節。余於是竊有感焉。

憶余弱冠時，設帳於東村別墅。友竹暇輒造訪，問其年，長余二歲耳已；能以詩鳴，又豪於飲，見之者不謂之詩中摩詰，即謂之酒中東臬。邑之人有欲納交於友竹者，爭以詩酒羅致；既至輒醉，興酣落筆，珠玉隨風，雲煙滿紙矣。脫不適意，雖款招不赴也。一日，見余案頭有詠牡丹詩，其結句云：『天然絕妙嬌紅色，不把胭脂污本真』；擊節稱賞，謂不脫詩人本色。余謂此二語猶著色相，不以其言爲然；而不知友竹蓋借他人之詩，以爲自己寫照也！余時方肆力於帖括之學，於風雅一途，屬門外漢；視友竹之一斗百篇，凌滄洲而搖五嶽者，其氣象迥乎不侔。賦性慥愚，又復爲虛名所誤，轉不如友竹之落落矯矯，得爲緱山鶴、華頂雲也。罡風猝起，海水橫飛；千里婆娑洋，遂成一不可思議世界。余避地溫陵，息影於桐陰者二十載；落月屋梁，與友竹夢中時復相見。後得讀「臺陽詩話」，天涯芳草，幸見尋於王孫；千里神交，益令人感恩知己。秋風熱血

，安得不噴向故人耶？辛酉（民國十年）夏五，余省墳東渡，主家擎甫述穀堂，得與友竹促膝談心者四閱月。越明年，香谷先生出殯，余往執紼，暮雨疏燈，得續談未罄之積愫。時余年未五十，而已霜其鬢、花其眼、隕薌其齒牙；視友竹亦蒼然暮氣，非復曩時之 watermark 清華。兩人顧影自憐，謂此生能得幾回相見？河梁攜手，黯焉魂銷；真有後顧茫茫、百端交集之感矣。

結習未除，因緣復續。數年來南北爭鋒，影響於學界者不尠；余得乘學校停辦之隙，挈眷東渡，暫作寓公於島國。梧桐風鶴，偶寄行蹤；間或託詩酒以自遣。暇時，友竹出所著「如此江山樓詩存」相示；謂『交情之厚，無逾我兩人；請及余未死，爲識數語於簡端，以作垂老之蠟淚』。余讀其詩，並閱邱、連二君所作序，類能道其要著；人云亦云，未免貽譏拾慧，余於此又將何言？繼念余與友竹爲三十餘年摯交，嘿而息焉，既有所不安；率然言之，又有所不可。況友竹之學問文章與夫生平之隱德，其嘖嘖可言者更僕難數；固不特是集之膾炙人口也。卽以是集而論，其興高采烈、華若春榮者，卽前二十年自豪之友竹也；其思遠憂深、淒如秋日者，卽後二十年自晦之友竹也。友竹之不清本真，是集不啻爲之寫照矣！讀是集者，呼友竹爲風騷之士也可，呼友竹爲遺佚之民亦可。

庚申（民國九年）冬、仲至前五日，愚弟鄭家珍拜序。

陳序

甚矣！虛譽揄揚、信口詆謾之不足係作者輕重也。雖以薦紳大老文章、巨公齒牙之力顛顛片時，而銷聲匿跡，勃焉忽焉。故韓文公推孟郊謂『自秦漢以下，屈指有數；天假之鳴，有唐一人』；乃其論定也，郊寒與島瘦並儷。歐陽公推舜欽，比之黃河清、岐鳳鳴，三千年一見；乃在當時，即與宛陵一集浮沉。甚矣！揄揚之不足恃如此。至覆瓿揚雄、投匭李賀，當日之抑之、摧之者，至矣、盡矣；而及今揚文與班史並名、鬼仙與謫仙並著，詆謾之不足恤又如此。此毀譽之無患於作者也；患作者有可毀、無可譽之實也。

社友王君，新著詩集三卷。際時臺灣喪亂之後，大老、巨公無有存者；或力求韜晦，無有知者。「如此江山樓序」，下逮於余。余謂薦紳者流，詞不雅馴，蠅營狗苟，及身之名與草木腐，不能自傳，能傳作者乎？得附名於作者之集，是干青雲而得顯也，亦不足以序作者之詩也；而余又烏足以序作者乎哉！余與作者談詩之正變可矣。變風之詩曰：『升彼墟矣，以望楚矣』；又曰：『式微式微，胡不歸』！是有慨於泥中也，褒如充耳；是示人以處危亂之道也。變雅之詩曰：『倬彼昊天，寧不我矜』；又曰：『邦靡有定，士民其瘵』。是有慨於罪罟也；誰生厲階，至今爲梗！是有憾於日蹙國百里之流

也。王君遭時喪亂，航海去來，其感慨於心者，殆如變風、變雅之詩人；其於時俗毀譽、人世浮名，殆如雲煙過眼之不足留於心乎！時無韓、歐，其不足爲作者推輓矣；推輓如韓、歐，其不足爲作者憑矣。故其詩之所造，淺者見淺、深者見深；三卷俱在，聽人自會可也，不必贅也。然『李侯有佳句，往往似陰鏗』；又不能不爲作者言也。其詣在鄉先輩□□□之上也，充其所造，又不止於是也。其曰「如此江山樓」者，若曰：如此江山，付之庸奴而不能守也；付之□族而不能□也。惜乎！如此江山也，然有作者之樓，則江山不寂寞矣。虛譽之詞，又烏足以爲作者重乎！

戊戌（光緒二十四年）桂秋下澣，鹿江楚漁子陳淮謹序。

又敬題大集五律一則

雅愛王新竹，詩宗已飽參。句驚前輩讀，我拜下風甘。才氣凌甌北，詞源出劍南。後來瓣香者，呼佛鑄金堪。

戊戌（光緒二十四年）重陽，陳槐庭貢俚。

自序

乙未歲，割臺議成，挈眷內渡；洋面遇盜，行李一空。念得生還，雖貧無恨；況失者，償之義也。同舟侶笑之。迨舟泊海壇，主吾宗貽燉上舍昆季家；遇楊興隆游戎父子（廈門人），相識於風塵之外，加以推解之恩，才歸晉江蚶江故里。舍舟陸行，縱觀故國名山、前賢遺跡。干戈刦外，世事滄桑，抑鬱無聊時託於詩歌以自娛；流離困頓，豈筆墨所能盡哉！

亂定後，因省丘墓，由廈渡臺。所幸青山無恙，又喜四香樓故居巍然猶存，天之厚我者多矣。斯樓舊名，蓋守湯若士先生四香戒也。舊額既失，因更名為如此江山樓；託劍南句以寄慨焉。嗚呼！今再嘯臥於此間，豈僅「舉目河山」之感已哉！詩友酒徒，風流雲散；音書斷絕，情何以堪！現所往來者，唯二、三親舊耳。城郭已非，干世之念遂絕；無日不飲，飲必醉，醉必有作；故雖家日貧、境日窮，篇帙日富。計自渡臺至今凡八閱月，手著「內渡日記」一卷、「餘生記聞」一卷，編「草艸草堂隨筆」三卷；後因遠害，燬失參半。近不下樓恆匝月，左圖右史，藉遣憂愁。倦輒就枕，生平經過名山、別來舊雨，雖寐不忘；而夢中見聞之新、遊歷之奇，醒每爲咄咄怪事者累日。今曉早起，自刪焚餘之稿，編成一卷，署曰「如此江山樓焚餘稿」。爰書近況於首，以告同病。

丙申（光緒二十二年）同天節，滄海遺民自識。

題詞

捧讀友竹兄近著喜題，卽希哂正。

濁世翩翩抱獨清，生成挺拔信鍾靈。無書不作枕中秘，有句堪爲座右銘；慷慨何殊吳魯肅，佯狂疑是晉劉伶。逆知世亂需才亟，空谷旁求眼正青。

文章標格兩風流，怎禁聲名滿九州！高士原非才百里，完人況有業千秋；簪纓難易林泉樂，著作真堪梨棗留。不是吾宗頻擊節，已聞異國散金求。

丁酉（光緒二十三年）人日，族弟瑤京國垣並書。